

一墙之隔

袁 远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
2008 年卷

袁远

中
篇
小
说
集

中
篇
小
说
集

一墙之隔

袁 远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墙之隔/袁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4
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08 年卷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10 - 5

I. 一… II. 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7105 号

一墙之隔

作 者: 袁 远

责任编辑: 雷 容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封面设计: 张守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75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10 - 5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

张守仁 张 陵 杨志广 李敬泽 胡 平

高洪波 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张胜友

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

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

袁远,女,1968年生,祖籍四川绵阳。生于北京,长于贵州,199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现居成都。

曾在攀枝花市攀钢工作两年半,后在成都多家报刊媒体工作十三年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,有中短篇小说六十余万字、散文随笔三十余万字发表,作品被多家选刊转载,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。现为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

涌,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,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,回首百年,不免五味杂陈,万感交集,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,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,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,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,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,我们也看到,由于种种未曾预料、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,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,文化市场不善,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,有的还获了奖,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,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,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,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,焦虑不安。固然,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,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,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,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?

于是,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,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,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,漫漫长途,上下求索,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,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,它不是扶贫济困,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,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,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,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,

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,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,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;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,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,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;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,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,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,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,直到鬓发苍苍,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,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,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,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,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,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?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,明星太多太滥,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,五彩缤纷,变幻莫测,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,任凭风翻云卷,光芒依旧;但也有为时不久,便黯然失色,一闪即逝,或许原本就不是星,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,明星渐渐跌价,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?或者,这一批青年作家,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,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,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,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,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”能的!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:这些作者,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,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,有的来自乡村,有的来自边陲山野,有的来自

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,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,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,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,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,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,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,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,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,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,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,也就是金星,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启明星,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,寄托绮思遐想,但对现实中的星,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,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,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,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,不也是必然的吗?

岁月悠悠,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,心绪难平!

1994年初秋

序

在变化中前进

秦万里

干编辑这一行的，每认识一位作者，往往都是从作品开始的，有时候多年读他的作品，选他的作品，却无缘谋面，后来忽然在某个会议上碰到了，才成为朋友。比如眼前的这位袁远，没见过面，没通过电话，先是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看了《一墙之隔》，记住了作品，没记住作者的名字。因为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才算真的知道了袁远。

《一墙之隔》的情节十分丰满，设计了N个巧合，且无牵强之感。从不良青年夏葳作案，到梁攀乔乔的感情纠葛，再写夏葳与乔乔的相遇，然后再写段晓蕾的不幸家境，后面就又连接到夏葳的抢劫，等等等等，作品的结构由松散到紧凑，一个个环节被串联了起来，构成了“巧合”。巧合者，只有“巧”才能

“合”，才能将所有曾经出场过的人物“合”在一起，才能让那难以言说的羞愧与宽容发生碰撞，才能将作品的“意味”降落在读者心里。通过这样的“巧”与“合”，还可以看出作者对各种人物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的体味。当我再读后面的作品，发现对心灵状态的描写，一直在袁远的作品中闪现着异样的火花。

读了《一墙之隔》之后，感觉是出自一位男作家之手，而且是善于编故事的那种男作家。但是《暗扣》却又不一样了，一看就是女作家的作品。在这里，故事和结构似乎又不重要了，变成了快节奏的叙述，重点放在了刻画几位女性形象。她让她的人物们，在这个本来就前所未有的时代中，进行了鲜活而又夸张的表演。于兰“对钱的入迷简直令人发指……”“她从外地带回一个老公，铲除了他的前妻、清理了他的儿子、拍卖了他的公司……”还有锦小梭，“锦小梭的性格像个万花筒……在她眼里，人只分为两类：有用的人和没用的人，有用的她接近，没用的她抛弃……还有就是她一点不隐瞒自己的色情倾向……”再说那个扬言要自杀的顾觅觅，顾觅觅的思绪中充满了痛楚的想象：“站在一百层高的楼顶的边缘……我能特别清楚地感受到摔在地上的那种疼痛……”袁远就是这样刻画人物的，采用片段式拼接，跳跃着完成叙述，无细节，不停顿，不让她们的身形在故事的曲径行走。但是她们的个性却因夸张而鲜活，这样的夸张与鲜活，映照了时代，也吸引了我们的目光，让我们不得不信以为真，也让我们不得不叹息，这个世界怎么啦？

如果说《暗扣》涉及了疼痛这个命题，那么《斜对面窗口的女人》则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一些的探索。从表象看，袁远描绘一位自虐者：“他打开一只抽屉，抽屉里有一把银柄小刀。小刀相当锋利，漂亮光洁，在蒙眛黑暗里闪着水银般流动的光泽。门尔东把它压在左臂上，猛地使出力量，刀锋切进了肌肉……”“那种微微的寒战外人看不出来，一种埋在皮肤下的颤抖，微波一般，

似看不见的电刑，令他的身体胀大，酸痛空洞无比，即轻又重……”袁远还描绘自虐来自身体功能方面的失意：“很多年他没碰过女人了，他对女人的感情，复杂莫测得让他自己都感到窒息。”袁远试图探索这样的复杂，也同情这样的失意，引导我们和她一起，由窥视走进探究与同情。她给了门尔东一架望远镜，让他“仿佛呼吸到一种温馨甜蜜的气息。贴近那个女人……一个男人如同隐形人一般，每天在悄无声息地抵达她，触摸她，在和她共享一份想象中的理想生活……”在这篇小说中，袁远的笔触变得细密起来，细密地表现人物的“心灵状态”，似乎又是在努力抚慰喧闹都市中人们的疼痛与孤独。

袁远站在自己为自己设立的角度，以独特的目光注视着生活，注视着生活中的芸芸众生，注视着人的内心，她努力把握个性与共性的关系，笔下的人物常常是人群中的“另类”，却又并不超出人性共同的本质。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袁远写作的多变性，从入选的几篇作品就可以看出——《一墙之隔》是一种情节与情节交错的编织，《暗扣》夸张当代女性的行为与思维，《斜对面窗口的女人》窥视人的心灵与身体的机密……这种写作的多变性，使人感觉认识了一个袁远之后，还要再认识另外一个袁远。

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认识袁远。

目 录

总序： 袁 鹰 1

序：在变化中前进 秦万里 1

暗 扣 1

一墙之隔 72

斜对面窗口的女人 120

亲爱的婚姻 158

布后镇 203

暗扣

第一章

1.

有的冬天了结得干脆，有的冬天退走得迟缓。这个冬天拖得实在太久，我都快给它淹死了。但于兰在电话里说，这两天城里老在刮风，夜里风声特别地尖，看样子这个毫无自知之明的冬天总算现出了要爬开的迹象。

我对气候变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的感觉系统已经氧化了。从去年或者前年，甚至更远的年份以来，我整个人都在生锈。这个该死的冬天变成一个该死的春天又怎么样呢。何况从节气上说，这已经是名义上的春天了。我和我立锥的这个世界正在彼此失去兴趣，那些五彩斑斓的事情再也不跑来装点我的生活。不过有时我也不太在乎这个。为什么要在乎呢，我并没确定我究竟是谁。我像一个不定状态，是扩散的或者泄漏的，同时又是收缩的，僵硬的，

像玻璃渣一样没有弹性，没有韧性，意义为零。有时我奇怪周围的人是怎么确定我就是我的，而且长期认为我没有变化，年复一年总是那么个有眉有眼有说有笑的人。

于兰打这个电话来时我还没下床，同时也没睡着。已经是快中午的时间了。我腰酸背痛，跟跑了长跑一般。我不能肯定从昨晚到现在我睡着过一分钟没有。如果没睡着我在干吗呢？但这个问题太具体超出了此刻我的思考能力。我的大脑似乎总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，而且这片黑暗越来越像一片永恒的黑暗。我的脑髓是木的，我的脑神经是断裂的。唯一比较清楚的感觉是我饿了，但根本不要指望于兰会请我吃午饭，哪怕这是午饭时间。于兰很有钱，却几乎不花钱，至少我没看到她花过钱，这个肛门型性格的女人。不过我喜欢跟她说话。我的喜欢跟厌倦和反感纠缠一起，珠联璧合。再说好像从几个月前开始，我自己发展出一种特殊的身体功能，每当饥饿感上来时，呕吐的感觉也跟着来了，于是吃什么的愿望都四分五裂。我发现我仿佛日益成了自己欲望的掘墓人，虽然我一点不喜欢这份具有癫痫性质的才能。

于兰发出一声叹息，她常常以这种下意识的口气，传达她跟这个世界彼此吞食的关系，当然她的力量还不足够强。我端过床边的隔夜茶喝了一大口。即使隔着厚厚的窗帘，我也知道窗外雾蒙蒙的。这是一个给所有人判死亡缓期执行的城市，无非有人意识得到，有人用油光光的占星图、傻笑和橡皮质地的白日梦蒙住了眼睛。我跟于兰说，这个冬天真是长得跟蛇一样，我都快养出不想吃喝任何东西的特异功能来了。

“真的？”于兰说，“也没见你瘦啊。”

“那是因为，”我说，“我没必要再瘦了。”

“问题是你如果……啊，”于兰说，“其实你没少吃少喝对不对？”

我说：“我说过我绝吃绝喝了吗？而今这个世界上除了吃下肚的东西还有什么靠得住？虽然我真的天天没有食欲。”我叹口气道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我本人是真的不想吃什么，我的胃也不想吃，可实际上我吃得比原来多很多，每顿饭都吃得快呕吐，因为我的嘴就是要和我作对。我有一个重大发现，每当我想干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身上的一个部件就会独立出来，跟它突然活了似的，超出我控制之外跟我对着干。”

于兰在电话那头咯咯发笑，她的笑跟街道妇女的笑没法区别，我几乎看得见她那张卷心菜似的脸，她的脸是一张用旧的纸币。她的大脑是一部磁铁做的计算器，只吸进带金属属性的东西和数字。她一半模糊一半精确，像怪物一样，但我也是个怪物。我心里又气又恨，不耐烦的感觉瞬间上来了，可我的手却不想放电话。于兰问：“那你不想挣钱的时候，身上有没有什么部件跳出来，跟你对着干，一定要替你挣钱？”

“这倒没有。”我说，“我又不是你。”

“什么时候也要学习一下我的优点嘛。脚踏实地一点。”于兰边笑边自我感叹着说，“我们维刚是对的，他说过，你这种女人的生活迟早是要出问题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要出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太爱花钱了。又感情用事。什么问题都可能出。”

我最恨的就是于兰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为花钱，把一切的好事都归结为挣钱、存钱和数钱。她现在对钱的人迷简直令人发指。这个女人在搞什么名堂？她简直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重新装过了发条，或像在一场脑外科手术中意外致死又借尸还魂。她存着一大笔钱，并且规模还在不断膨胀。以她现在的花钱方式，以及那个钱的成长速度，那些钱她两三辈子都花不完。可她却老在暗暗提心吊胆，担心那些钱不够她和她老公花到进坟墓的最后一分钟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于兰绝不动用自己一分

钱。于兰最大的焦虑是，一方面她十分确信自己能够活很长，一方面却无法确定究竟会活到什么岁数，以及那未来岁月的货币坚挺度，所以要明确推算出到底在什么年龄上她和她老公才能放手放脚花钱，是个很大的难题。如果到最后她老了，挣不来钱了却老也不死老也不死，那岂不是很大的麻烦？

每当于兰跟我说及这个她摆脱不掉的焦虑时，我就觉得她是那种最有艺术气质的女人。那种幻觉般的焦虑真是叫人叹为观止。

我觉得于兰欠缺最该成为她精神负担的那份焦虑，拿着一笔殚精竭虑、节衣缩食积攒起来的钱，一面养成吃苦受罪、对缤纷生活视而不见的勇气，在家里深挖洞广积粮，也不想可能到头来那份财产她自己一分也花不着，全为别人做嫁衣裳了。为谁？反正不是我。怎么都不可能是我。尽管于兰从来不吝惜嘴上对我搞糖衣炮弹，老说我是这个城市她最放心、最贴心、最喜欢的人，可天知道她心里对我是怎样的嫉恨呢，就像我心底不时涌出对她的厌恨一样。一个人对其关系最密切的朋友的反感，总是汹涌得胜过任何敌人。所以我也就不以为怪了。去年一年我总在想，什么时候一定要抛弃于兰，至少疏远这个叫人揪心的女人；这想法就像树上的猕猴桃，看着熟透了，但就是不肯落下来。我的男朋友徐虚，十分蔑视我和于兰的关系。以徐虚之见，我跟于兰这种人混到一起，怎么都暗示着我的性格是有问题的，我的生活也是有问题的。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有问题，而且不知为何越来越像真的有问题，但我没法解决，也只好听之任之了。我给徐虚说过，对于一个没多少社会关系的人，就是有个仇人，也算有了一层社会关系，而怎么说来于兰也算不上我的仇人，她身上还很有些叫我入迷的地方呢。虽说她喜欢算计我，总不过是小打小闹，更主要因为她认为我一向在钱的消耗上糊涂倾向严重，与其便宜别人，不如让